

墨写的

黄河

汉语文化诗学导论

任洪渊 著

北



出版社

墨写的黄河

汉语文化诗学导论

任洪渊 著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墨写的

黄河

汉语文化诗学导论

任洪渊
著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墨写的黄河：汉语文化诗学导论/任洪渊著.-北京：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1998.5

ISBN 7-303-04476-0

I. 墨… II. 任… III. 诗歌-文学理论-中国 IV. I 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2285 号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875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)

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0.5 字数：254 千

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~3 000 册

定价：18.00 元

题
辞

我在汉字书写的墨色的黄河中。黄河流过。我的头身躯四肢，象形文字抽象的线，黑色的血触痛生命的边界，纵，横，成岸，空间升起，倾覆，崩溃的河，时间滚滚涌来，同时流向过去流向未来的同时淹没过去淹没未来的——我的墨色的黄河。书写，点——划成线，一条人首蛇（龙）身的线的继续，留下前书写陶器——青铜上线的神秘，一直或者蜿蜒或者龙行过今天所有的文本。流过我的身体和战场的血的黄河，一代又一代流尽了，退色了，只有墨色的黄河长流，而且从不流逝一

题辞

波一浪地长流，流远了却又流返最初的源，谁见到过它哪怕有一点墨溅落在长过历史的书写之外——简化的汉字简化得了什么！墨写的黄河永远流着今天，过去和未来都流进今天：在每一个汉字上，我侧身走过同时代人的身边，相问相答；在每一个汉字上，我既与过去的每一个书写者末期地相遇，又是对未来书写者的不期的期守，未来有多远，我的期守就有多长，是预约又是先期的回声，我的墨色的黄河。

我只想走进一个汉字，给生命和死亡反复读写。



任洪渊 1937年夏历8月14日生
于四川邛崃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
1961届毕业。诗人，北京作家协会理
事，曾在北京二所大学任教，现为自
由撰稿人。著有诗与诗学合集《女娲
的语言》。台湾出版《大陆当代诗选·
任洪渊诗选》一辑。

18



目 录

导论

眺望 21 世纪的第一个汉语词
任洪渊/静矣/3

找回女娲的语言
——一个诗人的哲学导言/32

内篇

- | | |
|-----|--|
| 1 | 语言相遇：汉语智慧的三度自由空间/55 |
| 1.1 | 巴尔特
本文的快乐——由写作的“零”到符号的“空”
/56 |
| 1.2 | 德里达
Trace 的文，Différance 的新文字，
Writing in general 的“无”/64 |
| 1.3 | 语言相遇：现代法语的“零”“空”“无”与
汉语的“无名”“无言”/77 |
| 1.4 | 汉语智慧的三度自由空间/82 |

- 2 汉语改写的西方诸神：水仙花何时开放？/94
 - 2.1 20 世纪，象和隐喻的世纪/94
 - 2.2 再文艺复兴——返回苏格拉底前神话的希腊
/97
 - 2.3 尼采：阿波罗的自照与狄奥尼索斯的第一推动力
/102
 - 2.4 叶芝：丽达与天鹅，神的灵智与野性的力/106
 - 2.5 弗洛伊德：20 世纪的《出埃及记》与希腊人性
——希伯来神性的再次相遇/112
 - 2.6 由俄狄浦斯的弑父到寻找摩西寻找父亲/116
 - 2.7 加缪：石头推动的人/118
 - 2.8 西西弗斯的黑色的太阳/120
 - 2.9 黄昏的马尔库塞/126
 - 2.10 俄耳甫斯的歌与那喀索斯的影/130
 - 2.11 水，水仙花/132
- 3 主语的诞生：词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/139
 - 3.1 生于语言也葬于语言：词语的器官化与器官化的
词语/140
 - 3.2 命名与再命名：在无尽叙述中的人和世界/147
 - 3.3 主语的诞生：语言的复写/改写，
阅读生命/书写死亡/153
 - 3.4 词语红移的曹雪芹运动/158

外篇

洛夫的诗与现代创世纪的悲剧/171

附 洛夫致任洪渊 1989, 台北/199

项链串不起的断落的年华/202

——读郑敏《戴项链的女人》同题诗

附 郑敏致任洪渊 1989, 北京/211

漂移的岸/213

——读旅美诗人于慈江

当代诗潮：对西方现代主义与东方古典诗学的
双重超越/223

代跋

我生命中的三个文学世纪/267

附录

母语的召唤与任洪渊的诗歌写作/285

——“后新时期”诗歌的一种走向/张颐武

生命与文化的诗性转换/303

——任洪渊的诗与文人后现代主义/伍方斐

自为语言：任洪渊诗的原初式语言形象/320

——当代先锋文学对语言本身的追寻之一/王一川



导论



导论一

眺望 21 世纪的第一个汉语词

任洪渊/静矣

1 世纪之交的一场语言仪式

静矣(以下简称静): 我有幸把你的文论的首篇《语言相遇: 汉语智慧的三度自由空间》拿到《北京文学》上连载了。即使我不是第一个, 至少也是你的系列文论的最早的读者吧! 你的词语中, 撞击我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是“汉语文化”。我觉得, 你通过这个词在命名什么, 或者在呼唤什么。我们可以就从这个词开始交谈吗?

任洪渊(以下简称任): 你很敏感。你一下就从我的文本中选定了——用当下流行的词说——一个很有“资源性”的词。在汉语白话写作一百年之后, 面对着下一个一百年, 是到了回答“我们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汉语写作”的时候了。

静: 也是一种“世纪末的”, 或者积极一些, “跨世纪的”思考?

任: 也是。而这本身就是文化。历史事件并不是非要在百年之交、千年之交才发生。也许这个百年之交的十年并不比前十年、后十年重要多少。也许今天什么也没有发生。但是人生来是要参加某种“伟大事件”的——不是正面对伟大事件，那就等待伟大事件也好。文化的人类仪式化了：银婚，金婚，百年祭，千年庆典，人在仪式中重新找回自己的激情、想象和创造力，找回遗忘在今天的历史和明天。2000年第一声钟敲响的那一时刻，有人要乘坐喷气飞机第一个穿过时区，进入21世纪；有人要站在离太平洋国际日期变更线不远的哈凯帕山顶，眺望21世纪的第一个太阳。在所有的文化仪式中都有一个隐秘的、无形的语言仪式。比起第一缕晨光，第一个日出，甚至比基督的第三个千年重临更能把20世纪的眼睛引向同一视野的，是21世纪最初出现的“名词”。21世纪将在哪些“名词”中临场——21世纪最早被语言叫出来的是什么？又是谁最早开始了呼叫？这一切就是世纪之交的一场语言仪式。

静: 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是21世纪的第一批呼叫者，21世纪将诞生在我们的词语中？

任: 是的。但愿我们能让自己汉语的呼叫成为21世纪最响亮的命名。

静: 关于语言、阅读和书写，你的这段话深深触动了我：“在每一个汉字上，我侧身走过同时代人的身边，相问相答；在每一个汉字上，我既与过去所有的书写者末期地相遇，又是对未来书写者的不期的期守，未来有多远，我的期守就有多长，是预约又是先期的回声，我的墨写的黄河。”请别把这当作当面恭维。

我想任何人在写作最忘情的时刻都活在你叙述的这种境界中。这远比回到“最初家园”的海德格尔，远比在“延异”中无止境浪游的德里达，都更真实，真切，真诚。在这里你同时强调了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和语言创造的独异性，它还抒情地（古典地，浪漫地）叙述了一种思接千载的共鸣。我一开始就想跟你讨论的第一个词是“汉语文化”。首先，“文化”，这是当下语境中指涉最广的一个词。在这个所谓“语言转向的世纪”，我们长时间地“结构”过，又仿佛稍纵即逝地“解构”过，“后殖民”过，“后现代”过，现在又不约而同地言必谈“文化”了。你也生怕落伍地赶忙说“文化”——是因为你不能不在每一个汉字上和同代人问、答与对话吗？

任：这话听起来虽然有那么一点嘲弄，但我觉得还是十分悦耳的，因为我的自嘲比这更难堪。有什么办法？现在很多人都在谈“词典”。《哈扎尔词典》之前就已经有了词典。连马克思都不敢说“商品”是他发明的，我怎么会忘形到闭口不说人云亦云的“文化”？我想你紧跟着会追问：我在什么意义上说“文化”。食文化，衣文化，性文化，形形色色的小文化……在今天，全球性的大文化风景是，“行”的文本——风起云涌的“运动”，女权的，民族的，宗教的，还有绿色的，红十字的，等等，正在压倒“言”的文本——学院中孤岛般寂寞退守的种种“学术”，从“结构”到“解构”，从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”到“文本的历史性”。“行”的文化取代了“言”的文化，更不用说“思”的文化了。而我宁肯把这看作文化的生机，而不是危机。你说奇怪？不，因为此起彼伏、令人目不暇接的“大